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聊斋志异？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13位ISBN编号：9787539166100

10位ISBN编号：753916610X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二十一世纪

作者：蒲松龄

页数：595

字数：750000

译者：朱晶 注释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朱晶 蒲松龄，字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蒲家庄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汉族。作为清代杰出的小说家、诗人、文史学者，蒲松龄除了这部已流传三百余年、饮誉中外的《聊斋志异》，一生著作丰赡，诗词、骈赋、散记、俚曲、戏曲、杂著，无所不精，又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等多种作品问世，堪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文化巨匠。

有人说，蒲松龄的生平可用八个字概括：读书、教书、著书、应试。他之所以能写出《聊斋志异》，与其坎坷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淄川县志》这样介绍他：“性厚朴，莒交友，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

”他出身于败落的地主兼商人家庭，热心功名，19岁应童子试，县、府、道三级连拿第一，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尔后八次应试，屡屡落第，71岁方补入安慰性的岁贡。

此期间，30岁前应友人之邀去江苏当过短期幕僚，至70岁退休归家，皆坐馆授徒，潜心写作。

蒲松龄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与思潮起伏，加之个人命途多舛，毕生孤寂困顿，深切感受到了社会现实的黑暗、科举制度的荒唐，身受其害，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于是“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聊斋志异》全书近五百篇，神思超拔，文锋犀利，迸发着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孤鬼花妖、冥间地府无疑是蒲氏志怪传奇的聚焦点、演绎点，然而，大千世界，人间百态，或禽兽虫蝶，或山川沟壑，或潜鱼腾龙，或风霜雷电，或书斋科场，或官署衙门，或市井店铺，或闺阁宅庭，亦吞吐幻化，尽收笔底。

其中，对科举弊端、官场腐败的讽刺揭露，极为痛快淋漓；那些被赋予美好人性的花妖鬼狐，以及人妖之间那种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尤其感人至深，恰如郭沫若对此书的高度赞誉：“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应当说，《聊斋志异》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志怪、唐宋传奇的优良传统，以浪漫主义乃至荒诞奇诡的笔法，独创而又深刻地揭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风貌，达到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艺术巅峰。

有的专家把蒲松龄与世界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莫泊桑相提并论，这并不为过。

就文体与意蕴而言，《聊斋志异》确实已经突破了古今“短篇小说”的规范，不少作品与辞赋骈文相组接，有的已变异为文史或风俗的笔记实录，更有若干魔幻章节不逊于甚而超越了现代人的思维框架，如鲁迅所言“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完全可以认为，作品的文学想象幅度与民俗文化含量，大大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

说到《聊斋志异》的深远影响，在指出它已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之案头书的同时，我们还想提及——毛泽东对这部作品多次引用与称赞，周恩来早年曾把书中的《仇大娘》（卷十）改成话剧，邓小平对此书有浓厚兴趣。

如今广为流传的“黄狸黑狸（猫），得鼠者雄”之句便出自《驱怪》（卷四）一文。

《聊斋志异》的版本，除收藏于辽宁的半部手稿，尚有抄本、刻本、补遗本、评注本多种。

近年朱其铠先生主编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辑订比较完备，本书以此作为底本，也参考了其他版本，个别文字及书尾附录有所改动。

此外，本书末尾还按人物类别，择其主要者，略作介绍，也请读者注意。

内容概要

《聊斋志异》全书近五百篇，神思超拔，文锋犀利，迸发着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孤鬼花妖、冥间地府无疑是蒲氏志怪传奇的聚焦点、演绎点，然而，大千世界，人间百态，或禽兽虫蝶，或山川沟壑，或潜鱼腾龙，或风霜雷电，或书斋科场，或官署衙门，或市井店铺，或闺阁宅庭，亦吞吐幻化，尽收笔底。其中，对科举弊端、官场腐败的讽刺揭露，极为痛快淋漓；那些被赋予美好人性的花妖鬼狐，以及人妖之间那种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尤其感人至深。恰如郭沫若对此书的高度赞誉：“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书籍目录

卷一

考城隍
耳中人
尸变
喷水
瞳人语
画壁
山魃
咬鬼
捉狐
莽中怪
宅妖
王六郎
偷桃
种梨
劳山道
长清僧
蛇人
斫蟒
犬奸
雹神
狐嫁女
娇娜
僧孽
妖术
野狗
三生
狐入瓶
鬼哭
真定女
焦螟
叶生
四十千
成仙
新郎
灵官
干兰
鹰虎神
王成
青凤
画皮
贾儿
蛇癖

卷二

金世成

董生
皲石
庙鬼
陆判
婴宁
聂小倩
义鼠
地震
海公子
丁前溪
海大鱼
张老相公
水莽草

.....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章节摘录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体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有邑人妇夜起溲溺，回则狼衔其子。妇急与狼争。狼一缓颊，妇夺儿出，携抱中，狼蹲不去。妇大号，邻人奔集，狼乃去。妇惊定作喜，指天画地，述狼衔儿状，已夺儿状。良久，忽悟一身未着寸缕，乃奔。此当与地震时男女两忘同一情状也。人之惶急无谋，一何可笑！

海公子 东海古迹岛，有五色耐冬花，四时不凋。而岛中古无居人，人亦罕到之。登州张生，好奇，喜游猎，闻其佳胜，备酒食，自掉扁舟而往。至则花正繁，香闻数里，树有大至十余围者。反复留连，甚嫌所好；开尊自酌，恨无同游。忽花中一丽人来，红裳眩目，略无伦比。见张，笑曰：“妾自谓兴致不凡，不图先有同调。”张惊问：“何人？”曰：“我胶娼也，适从海公子来。彼寻胜翱翔，妾以艰于步履，故留此耳。”张方苦寂，得美人，大悦，招坐共饮。女言辞温婉，荡人心志，张爱好之。恐海公子来，不得尽欢，因挽与乱。女忻从之。

相狎未已，忽闻风肃肃，草木偃折有声。女急推张起，曰：“海公子至矣。”张束衣愕顾，女已失去。旋见一大蛇，自丛树中出，粗于巨桶。张惧，障身大树后，冀蛇不睹。蛇近前，以身绕人并树，纠缠数匝，两臂直束胯间，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张鼻。鼻血下注，流地上成洼，乃俯就饮之。张自分必死，忽忆腰中佩荷囊内有毒狐药，因以二指夹出，破裹堆掌上；又侧颈自顾其掌，令血滴药

上，顷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饮。

饮未及尽，遽伸其体，摆尾若霹雳声，触树，树半体崩落，蛇卧地如梁而毙矣。

张亦眩莫能起。

移时方苏，载蛇而归。

大病月余。

疑女子亦蛇精也。

丁前溪 丁前溪，诸城人，富有钱谷，游侠好义，慕郭解之为人也。

御史行台按访之。

丁亡去，至安丘，遇雨。

避身逆旅。

雨日中不止。

有少年来，馆谷丰隆。

既而昏暮，止宿其家，荃豆饲畜，给食周至。

问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杨姓，我其内侄也。

主人好交游，适他出，家惟娘子在。

贫不能厚客给，幸能垂谅。

”问主人何业，则家无资产，惟日设博场，以谋升斗。

次日，雨仍不止，供给弗懈。

至暮，铤刍，刍束湿，颇极参差。

丁怪之。

少年曰：“实告客，家贫无以饲畜，适娘子撤屋上茅耳。

”丁益异之，谓其意在得直。

天明，付之金，不受；强付少年持入。

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我非业此猎食者。

主人在外，尝数日不携一钱，客至吾家，何遂索偿乎？”

丁赞叹而别。

嘱曰：“我诸城丁某，主人归，宣告之。

暇幸见顾。

”数年无耗。

值岁大饥，杨困甚，无所为计，妻漫劝诣丁，从之。

至诸，通姓名于门者，丁茫不忆，申言始忆之。

蹂履而出，揖客人，见其衣敝踵决，居之温室，设筵相款，宠礼异常。

明日，为制冠服，表里温暖。

杨义之，而内顾增忧，褊心不能无少望。

居数日，殊不言赠别。

杨意甚亟，告丁曰：“顾不敢隐，仆来时米不满升。

今过蒙推解，固乐，妻子如何矣！”

丁曰：“是无烦虑，已代经纪矣。

幸舒意少留，当助资斧。

”走怙招诸博徒，使杨坐而乞头，终夜得百金，乃送之还。

归见室人，衣履鲜整，小婢侍焉。

惊问之，妻言：“自君去后，次日即有车徒赍送布帛米粟，堆积满屋，云是丁客所赠。

又婢十指，为妾驱使。

”杨感不自己。

由此小康，不屑旧业矣。

异史氏曰：“贫而好客，饮博浮荡者优为之，异者，独其妻耳。

受之施而不报，岂人也哉？”

然一饭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 张老相公 张老相公，晋人。

适将嫁女，携眷至江南，躬市奁妆。

舟抵金山，张先渡江，嘱家人在舟勿爆臃腥。

盖江中有鼉怪，闻香辄出，坏舟吞行人，为害已久。

张去，家人忘之，炙肉舟中。

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没。

张回棹，悼恨欲死。

因登金山谒寺僧，询鼉之异，将以仇鼉。

僧闻之，骇言：“吾侪日与习近，惧为祸殃，惟神明奉之，祈勿怒。

时斩牲牢，投以半体，则跃吞而去。

谁复能相仇哉！

” 张闻，顿思得计。

便招铁工，起炉山半，冶赤铁重百余斤。

审知所常伏处，使二三健男子，以大钳举投之，鼉跃出，疾吞而下。

少时，波涌如山；顷之浪息，则鼉死已浮水上矣。

行旅寺僧并快之，建张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为水神，祷之辄应。

水莽草 水莽，毒草也。

蔓生似葛，花紫类扁豆。

误食之立死，即为水莽鬼。

俗传此鬼不得轮回，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

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带，此鬼尤多云。

楚人以同岁生者为同年，投刺相谒，呼庚兄庚弟，子侄呼庚伯，习俗然也。

有祝生造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饮。

俄见道旁一媪，张棚施饮，趋之。

媪承迎人棚，给奉甚殷。

嗅之有异味，不类茶茗，置不饮，起而出。

媪止客，急唤：“三娘，可将好茶一杯来。

” 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后出。

年约十四五，姿容艳绝，指环臂钏，晶莹鉴影。

生受盞神驰，嗅其茶，芳烈无伦，吸尽复索。

媪出，戏捉纤腕，脱指环一枚。

女赖颊微笑，生益惑。

略诘门户。

女云：“郎暮来，妾犹在此也。

” 生求茶叶一撮，并藏指环而去。

至同年家，觉心头作恶，疑茶为患，以情告某。

某骇曰：“殆矣！

此水莽鬼也！

先君死于是。

是不可救，奈何？

” 生大惧，出茶叶验之，真水莽草也。

又出指环，兼述女子情状。

某悬想曰：“此必寇三娘也！

” 生以其名确符，问何故知。

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艳名，数年前误食水莽而死，必此为魅。

” 或言受魅者若知鬼之姓氏，求其故档煮服可痊。

某急诣寇所，实告以故，长跪哀恳。

寇以其将代女死故，靳不与。

某忿而返。

以告生，生亦切齿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脱生！”

某舁之归，将至家门而卒。

母号啼，葬之。

遗一子，甫周岁。

妻不能守，半年改醮去。

母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

一日，方抱儿哭室中，生悄然忽人。

母大骇，挥涕问之。

答云：“儿地下闻母哭，甚怆于怀，故来奉晨昏耳。

儿虽死，已有家室，即同来分母劳，母其勿悲。

母问：“儿妇何人？”

曰：“寇氏坐听儿死，儿深恨之。

死后欲寻三娘，而不知其处，近遇庚伯，始相指示。

儿往，则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儿驰去，强捉之来。

今为儿妇，亦相得，颇无苦。

移时，门外一女子入，华妆艳丽，伏地拜母。

生曰：“此寇三娘也。

虽非生人，母视之，情怀差慰。

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习惯，然承顺殊怜人。

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

女请母告诸家。

生意勿告，而母承女意，卒告之。

寇家媪翁，闻而大骇，命车疾至，视之，果三娘，相向哭失声。

女劝止之。

媪视生家良贫，意甚忧悼。

女曰：“人已鬼，又何厌贫？”

祝郎母子，情意拳拳，儿固已安之矣。

因问：“茶媪谁也？”

曰：“彼倪姓。

自惭不能惑行人，故求儿助之耳。

今已生于郡城卖浆者之家。

因顾生曰：“既婿矣，而不拜岳，妾复何心？”

生乃投拜。

女便人厨下，代母执炊供客。

翁媪视之怆心，既归，即遣两婢来，为之服役；金百斤、布帛数十匹，酒馔不时馈送，小阜祝母矣。

寇亦时招归宁。

居数日，辄曰：“家中无人，宜早送儿还。”

或故稽之，则飘然自归。

翁乃代生起夏屋，营备臻至。

然生终未尝至翁家。

一日，村中有中水莽草毒者，死而复苏，竞传为异。

生曰：“是我活之也。

彼为李九所害，我为之驱其鬼而去之。

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

”曰：“儿深恨此等辈，方将尽驱除之，何屑为此？

且儿事母最乐，不愿生也。

”由是中毒者，往往具丰筵祷祝其庭，辄有效。

积十余年，母死。

生夫妇哀毁，但不对客，惟命儿繚麻擗踊，教以礼仪而已。

葬母后又二年余，为儿娶妇。

妇，任侍郎之孙女也。

先是，任公妾生女数月而殇。

后闻祝生之异，遂命驾其家，订翁婿焉。

至是，遂以孙女妻其子，往来不绝矣。

一日，谓子曰：“上帝以我有功人世，策为‘四渎牧龙君’。

今行矣。

”俄见庭下有四马，驾黄檐车，马四股皆鳞甲。

夫妻盛装出，同登一舆。

子及妇皆泣拜，瞬息而渺。

是日，寇家见女来，拜别翁媪，亦如生言。

媪泣挽留。

女曰：“祝郎先去矣。

”出门遂不复见。

其子名鸮，字离尘，请诸寇翁，以三娘骸骨与生合葬焉。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